



紫阳花日记

Watanabe Junichi

渡边淳一

文匯出版社

紫阳花日记

王智新 译

Watanabe Junichi

「日」渡边淳一 著

 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紫阳花日记 / [日]渡边淳一著; 王智新译. —上海:

文汇出版社, 2008.6

ISBN 978-7-80741-365-3

I. 紫... II. ①渡... ②王... III. 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
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79224 号

图字: 09-2008-354 号

あじさい日記 by 渡边淳一

Copyrights: © 2007 by 渡边淳一

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OH INTERNATIONAL CO.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© 2008 Wenhui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简体中文版由渡边淳一经由 OH INTERNATIONAL 株式会社授权出版。

[渡边淳一自选集001]

紫阳花日记

作者 / [日]渡边淳一 译者 / 王智新

出版人 / 桂国强 翻译统筹 / 吴四海

责任编辑 / 季元 刘刚 装帧设计 / 周夏萍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(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编200041)

经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彩色印刷 /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

印刷 / 装订 / 上海长阳印刷厂 上海市北印刷(集团)有限公司

版次 / 2008年6月第1版 印次 / 2008年9月第3次印刷

开本 / 890 × 1240毫米 1/32 字数 / 180千

印张 / 12.5 (彩页4页) 印数 / 70001-80000

ISBN 978-7-80741-365-3 定价: 32.00元

本书采用特种防伪技术印刷, 盗版必究。举报电话: 021-52920271



作者近影

2008. 6. 15

中国文芸出版社

此の如く貴社でも出版の準備が整った
 ることと、尤も嬉しい限りです。
 とくに貴社がその信用と実績が著しい
 こと、出版の準備が整ったことにより、日中両国
 の文化交流に貢献することと願っております。
 今後、村舎でも貴社を訪問し、同様に
 サイン会や講演会等も行うことを願って
 います。

渡辺清

作者致文汇出版社

文汇出版社：

此次我的著作得由贵社出版，我感到由衷的喜悦。

我期待着，有贵社这样诚信且拥有不俗业绩的出版社，组织翻译和出版，让更多的中国读者进一步接触和了解我的作品，从而为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，促进日中友好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。

我憧憬着今后能有机会亲访贵社，并且举行签名会和演讲等，我将感到不胜荣幸。

渡边淳一

目录

发觉	I
推测	37
摇曳	73
接近	99
目击	125
冷战	159
对决	183
冷却	215
转机	251
变心	277
不信	315
逆转	351
假面	373

发觉

这可是一个完全偶然的发现的机会发现的。实在是太偶然了。

与其说是一般的偶然，更应该说不是单纯的偶然，而是好几个偶然的因素，巧上加巧碰在一起，就促成了这么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。

要说是促成，还不如说是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突然出现更准确。

那天，川岛省吾也不知道怎么的，竟然会神使鬼差地躺在自己太太的床上休息。

通常省吾都不在夫妻俩的主卧房睡觉，他在自己的书房安了一张床，平时基本上都在这张床上休息。

说是床，实际上是一张简易沙发床，靠背部分可以放倒，就成了一张简易的、不是很宽的单人床。

省吾自从在这张床上睡觉以来，已经十个年头了。

当然，家里有正式的卧室，其中有一张硕大的双人床，现在归妻子志麻子一人用。不过，他们俩婚后第二年生了个女儿，隔了两年，又生了个儿子。妻子与孩子一起睡，半夜里还得起来喂奶，换尿布，忙得不可开交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省吾就产生了想从夫妻共用的卧室里退出的念头。加上省吾经常要与医生伙伴一起吃到很晚才回家，而且回到家后又好再喝点啤酒，有时看着电视就睡着了。每逢这样的情况，妻子志麻子就得起来给他关电视。有时被丈夫的鼾声扰得无法入睡。

那样的话，夫妻两人都休息不好，为此，省吾就买了个沙发放在自己的书房里。晚上就睡在那里。

这件事可以说是夫妻双方同意的，哪方都没有意见，结果，那张双人床就成了妻子一人专用的床了。

那天晚上，省吾与在自由岗上开诊所的长田医生见面，一起吃饭，两人也有好一阵子没见面了。

读大学的时候，一次生理学考试两人都不及格，一起参加补考，从那以后，两人就成了好朋友。年龄都已四十有五，彼此说话也投机，体型也很相似。

两人见面自然就会说到大学的同学，会对新的医疗制度不满。好像有说不完的话，吃完饭后，又一起转到六本木继续喝，回到家时已经是半夜一点多了。

当然妻子已经睡了，省吾到厨房喝了一杯水后，像往常一样，回到自己的书房，躺到窄窄的单人床上睡觉。

省吾本来就很容易入睡，屁股一沾上床就睡着了。喝了酒以后睡得就更死了。妻子经常说他：“像你那样睡，着火了都不知道醒。”

“瞧你说的，我难道会那么傻吗，连火烧到身上了都会没有感觉！”听他这么反击，妻子就会非常冷淡地说：

“是啊，到那时可就晚了，没救了。”

两人结婚已经十五年了，两个孩子，大的已经上初中一年级，小的也已经是小学五年级了。夫妻俩平常一直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拌嘴。

省吾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激情了，妻子可能也是如此。

不管怎么说，就这样，双方谁都不那么顶真，平平淡淡地过下去的话，倒也相安无事。

就像平常一样，那天晚上省吾也在自己的小床上睡去了，睡得很死。到早晨时他感到有些尿意，就醒了过来。

一看表，嚯，已经八点半了，他起来上厕所，妻子已经不在家，出门了。

对了，昨天妻子曾告诉过自己，上中学一年级的女儿夏美，暑假要参加语言进修班，去澳大利亚旅游，今天是家长说明会。

他想起来，今天是星期六，医院不开门。

对对，今天休息，省吾自言自语地说着，又躺到了床上，他感觉到房间里有点闷热。

今天早上气温好像有点高，但是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，看不到外面。省吾只好伸手将放在床边小桌上的空调遥控器拿过来，调节温度。

空调在运转，发出嗡嗡的声音，但是，就是不觉得有凉风吹来。

莫非是发生故障了，省吾又用力摁了两下，但就是没有丝毫凉风，省吾只好很扫兴地将遥控器放回原处。

难得休息一天，还碰上空调机坏了，真扫兴。

省吾轻轻地咂了一下舌头，向四周打量了一番，决定到妻子房间去休息。

那可是一间大房间，双人大床，躺上去感觉可好了。省吾立即转到妻子的房间，打开空调，往床上一躺。

与妻子已经有几个月没有做爱了，省吾突然感到有些莫名的兴奋，好像偷偷地潜入了秘密花园似的，不一会就觉得有阵阵凉风扑面而来，很快他就进入了梦乡。

等省吾再次醒来后，他飞快地扫视了房间一圈，然后才醒悟过来，噢，这是妻子的房间，我现在是躺在妻子睡觉的床上。

是啊，今天早上，书房的空调坏了，无法正常工作，自己才转到这里来的。当时，妻子和女儿都已经出去了，还没回来，家里静悄悄的。儿子好像也不在家，不知上哪儿去了，也许是星期天去练习踢足球了吧。

他继续躺在尚留着妻子气味的床上，好不容易才转过劲来，自己已经有三个月没有碰这张床了。也就是说，自己与妻子已经有三个月没有

亲热过了。

不，上一次是自己去求妻子的，谁知她却拒绝了，说“我太累了”。实际上已经有半年多没有和妻子过性生活了。

我们可能已经成了最近人们经常讲的“无性婚姻”了。不过，在四十五岁以后的夫妻中，这样的“无性婚姻”已不是什么稀罕的事了。

省吾躺着的双人大床的右边有一个配套的大衣柜，衣柜边上还有带几个抽屉的立柜。立柜前面是一个小的落地电视机柜，上面放了一台电视。窗边还有一台妻子专用的电脑。

妻子就是用这台电脑在网上购物，搜索美容化妆的信息，但是省吾是一次都没有碰过它。从那儿再往左，是一张梳妆台，上面有一台座钟，时钟正指十一点。

自己是八点半左右进入卧室的，到十一点，说明自己已经在这间屋子里睡了近两个半小时，“唉呀，该起来了吧。”

省吾看着从窗帘缝中漏泄进来的夏日阳光，懒洋洋地在床上翻了个身，准备起来。突然，他感觉右侧腰边上有个像木板一样硬邦邦的东西顶了自己一下。

唔，在这地方会有什么东西呢？他觉得很奇怪，就将手伸到床罩下面去摸，从里面摸出了一本书。哦，可能是妻子在入睡之前读的书吧。他把那本书掏了出来拿在手上一看，是一本狭长的、笔记本状的书，封面上没有字，只有一朵硕大的紫阳花。

咦，这是什么书？省吾慢慢地将它翻过来一看，反面也是一朵紫阳花。是用一块画有紫阳花的薄布包着的，并没有书名。

省吾坐在床边，漫不经心地朝着这画有淡色紫阳花瓣的本子看了一会儿后，终于伸手打开了第一页。坚硬的封面后的第一页是白纸，随

后一页上印有横线。前面几页上都没写什么字，再往下翻，到第三页上，突然出现了横写的字，密密麻麻的。

他一看这么端庄秀丽的字，就知道是妻子写的。

省吾觉得有点好奇，就顺着文字看了起来。首先左上方写着“7月20日（星期四）21:50”。这是写的那天的日期和时间吧。然后再换行，下面是这么写的。

今天回家比平时稍微早了一点，也许是因为知道明天晚上要晚回来，故意打掩护吧。

晚饭时，将饭菜端上桌子之前，为了擦桌子，我将他放在桌边的手机挪了一下，突然，坐在椅子上、左手端着啤酒正在看电视的他，一见此景，慌忙从我手中将手机一把夺了过去。

“我不会看的，你放心好了。”听我这么一说，他显得很不好意思，一言不发地将脸转过去。随后可能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狼狈相吧，故意看眼下流行的搞笑节目，不停地放声大笑。

我说：“祐太正在房间里做功课呢，你能不能小点声。”

他马上回答道：“不看这种节目，跟病人和护士们就没法说话了。”

他现在是无论说什么都喜欢装腔作势找理由。我也不示弱：“都这把年纪了，还要去迎合年轻人，真傻。”谁知他却劝我说：“你看一下就知道了，可有趣了。你也看一下吧。”

“我可不愿意看那种庸俗的东西，讨厌。”我随口回了他一句，这下可坏了，“从刚才起，你一会儿说我傻，一会儿说我庸俗……你近来有点不正常，焦躁不安，老是发火，你是不是快到更年期了。”

“真没礼貌，我哪里焦躁不安了呀！”

即使是夫妻，一方的话语如果严重地伤害了另一方的话，可以治他个侮辱罪的。今后我得好好地学学法律。

这是妻子亲笔写的，无疑是妻子的日记，不过这内容可有点奇怪。首先，第一句“今天回家比平时稍微早了一点，也许是因为知道明天晚上要晚回来，故意打掩护吧”，这说的是谁啊？

“为了擦桌子，我将他放在桌边的手机挪了一下，突然，坐在椅子上、左手端着啤酒正在看电视的他，一见此景，慌忙从我手中将手机一把夺了过去。”读到这里，省吾不禁站了起来。

唔，这不是在讲我嘛！

她写道，“我不会看的，你放心好了。”是啊，晚饭的时候，好像是有过这么一幕，妻子确实是讲过这样的话。

“莫不是……”

省吾突然感到不安起来，再看了一下日期，7月20日（星期四）。是半个月前的了，妻子写得很清楚，肯定是半个月前的星期四了。

起因是自己看了搞笑节目放声大笑，那是讲医院的事，作为一个医院经营者，自己有必要看这种节目。谁知自己真这么说，她非常不高兴，皱着眉头对我说：“庸俗，讨厌！”

确实，她父亲是名牌私立大学的教授，自己也是从圣正学院毕业的才女，但是最近却肝火很旺，我看了都害怕。虽然她刚刚四十出头，但是还是回了她一句“是不是快到更年期了”，她听了以后说了声“真没礼貌”，就转过脸去走开了。

我是说着玩儿的，开个玩笑嘛，但是妻子却没有这么看，她双手叉

腰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她那张五官端正的脸，生起气来更显得可怕。

不管怎么说吧，说她快到更年期，确实是有点过分了，事后自己也曾给她赔过不是，但是她根本不买账。面对这样的妻子，自己也感到束手无策，只好草草地把饭吃完，急急忙忙地回自己房间去了。

那天正是20日星期四，那么小小的一场夫妻争吵，竟被妻子用小字密密麻麻地记录了下来。这么点小事她也要记到日记上去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

省吾感到很不可思议，又翻开了下面一页。

7月22日（星期六）22:30

这么早的时间里，一家人围着桌子一起吃饭，已经是很久没有的事了。

听说初中一年级的夏美暑假期间要参加语言研修旅游，便告诫她到国外要注意的事项。

只有在与女儿说话的时候，他才是一个好丈夫。

今天奇怪了，他心情很好，竟劝我喝葡萄酒。

不过，今天下午在打扫丈夫的书房时，看到办公桌的垫子上有张伯爵表的说明书，这么高级的表，究竟是给谁的？

7月23日（星期日）21:17

手机挂件换了，换成很可爱的花梗式样，肯定是哪个年轻姑娘送给他的。是啊，最近他对手机来电显得特别反应过敏。

正在吃晚饭时，突然手机响了起来，他连忙拿起电话慌慌张张地跑到门外走廊上去接听，嘴上只是说“好，好”，“是吗”，好像是

在接听与工作有关的电话一样，太不自然了。

前两天，我碰了他的手机一下，他就紧张得不得了，急忙夺了回去，晚上洗澡时也特意把手机带到浴室去，太谨慎了。

不一会儿丈夫好像醉了，躺在沙发上睡着了。我乘机将他的手机拿起来看了一下。待机画面上有个标示锁定的图像，看不到短信和电话打进打出的记录，被锁上了。

肯定是要有一个四位数的密码，是信用卡的密码吗？丈夫的车牌号码？自家电话号码的最后四位数？家里谁的生日？我几乎都试了，就是打不开。

反正他将电话加上密码给锁上，这太不正常了。

看到这里，省吾大大地叹了一口气，看来这些都是在写自己，这是毫无疑问的了。

那个星期天确实是将手机上的挂件换了，那天晚上是诗织打来的电话，是通知我说我有东西遗忘在她房间里了。嘿，怎么就让她看穿了昵。

不管怎么说，手机上了锁就放心了。可是，她竟然想打开，太可怕了。在家里，一切都在妻子监视之中，真令人无法安身。

老实说，真不敢再往下看了。不过，日记本在自己的面前，又怎么能将它合上呢。既害怕，又想看。

不过，话又得说回来，实在想不到，平时那么文静的妻子，竟会如此冷静地对自己进行观察。真是，女人的直觉真是太可怕了。

省吾刚想开始读，又向周围看了一下。如果妻子已经回来的话，那就坏了。要让她看到自己在看她的日记，她肯定会一把抢走日记，大声叫嚷，你在干什么！或许会哭出来。